

國際貨幣制度面臨變革

陳元

甲 脆弱性的暴露

五月五日，西德富蘭克福外匯市場的人員在黑板上寫着：「立即停止一切買賣」。在西德聯邦銀行總裁克拉森（Karl Kasen）和經濟部長席勒（Karl Schiller）決定停止收購美元以後幾小時內，比利時、荷蘭、奧地利、瑞士、葡萄牙和芬蘭也都停止支持美元。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由西班牙到以色列也都立即採取各種方法加以限制。金價也漲到一盎司四十美元以上。所有持美元到歐洲的旅客都只能兌換少量的當地貨幣，並且每要要打折扣。在西德機場，美元換不到馬克，旅客不得不向出租汽車的司機去換，每元只換三個馬克（官價為三·六六馬克）。在瑞士，官價原為一美元比四·二九五法郎，也降為一比三·八。在法國，雖然維持官價，也有許多人排隊掉換法郎。（註一）

這一事件不僅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以來又一次美元危機，而是一九四四不列顛山林會議所定國際貨幣制度面臨變革的信號。

事實上，在西德各國停購美元以前，就有「山雨欲來」之勢。今春以來，美元大量湧入西歐，西歐金融界譬喻說，西歐對於歐洲美元的感覺就好像和大象同乘一隻划艇，只要大象移動一下位置，船就要翻似的。歐洲美元湧到那裏，那裏就會發生經濟膨脹。目前歐洲美元急劇流向西德，為西德業已膨脹中的經濟帶來嚴重的問題。五家著名的西德研究所，針對這個問題加以研究，有四家同於五月三日提出同樣建議，採取浮動匯率，聽由供求關係尋求馬克對美元的新比價。如衆所知，過去這幾年研究所的意見對於政府的決策具有深遠影響力。不過，經濟部長席勒却只說：「對於未來討論政策是一

個有用的基礎」。內閣也表示尚有待於五人經濟委員會的報告。就在四個研究所提出建議的第二天，五月四日，有八億美元流入西德，兌換馬克；五日，金融機構開始營業的最初四十分鐘短時間內，又收兌了十億美元，這纔使政府有關當局作緊急決定，停止收購美元，同時宣告，五月十日（下星期一）再行開業。西德之所以防範美元大量流入，因其所換馬克不免流入市場，大量增加貨幣供應量以致刺激物價。據三月份資料顯示，西德生活費指數較上年同期增加四·五%，較二月增加〇·六%。在這種趨勢下，西德的措施自亦出於不得已。（註二）

五月八日，共同市場六國在布魯塞爾舉行緊急會議，席勒提出六國共同對美元採取浮動匯率的辦法，法國堅決反對，其理由有二：第一，六國為謀逐漸形成統一幣制，第一步已決定六國之間貨幣比價的漲落不得超過〇·七五%，若採浮動匯率勢必破壞此一決定。第二，六國之間幣值比價設有變動勢必影響農產品保價政策，影響農民收益，而法國農民最多。經整日激辯，終於獲得兩項決定：第一是，共同市場各國對六國以外國家貨幣的兌換比價得超過國際貨幣基金會所規定漲落不得超過一%的限制。第二，西德得採取其他措施以解決歐洲美元過多的困難。諸如，規定外國人存款不付利息，聯邦銀行提高歐洲美元存款的準備率，使商業銀行借入歐洲美元無利可圖，以及禁止私人公司向國外借入歐洲美元等等方法。這已經違背了西德在戰後一貫所本的自由放任的原則。（註三）五月十日，西德宣告實行馬克對美元的浮動匯率，荷蘭也實行基爾德（Guilder）對美元的浮動匯率。比利時和盧森堡拒絕採取浮動匯率，但是任由市場匯兌照供求關係決定比率。法國和義大利則因為沒有美元大量內流的問題而不採取任何對策。（註四）

共同市場以外，瑞士直接了當將法郎升值七%，奧地利也將其幣值

Schilling) 升值五%。英鎊原已高估，西歐各國貨幣的升值，有利於英國的輸出，所以未採取任何步驟。日本四月底的外匯儲備為五、七七七百萬美元，五月八日已增至六、三〇〇百萬美元，美元流入的趨勢雖不如西德之甚，也頗感受壓力，因此也採取了若干限制美元換日元的措施，並且考慮加速輸入自由化，徵收出口稅，並鼓勵對外投資。至於日元升值問題，工商界已經普遍作準備，官方時有暗示，但也有否認，觀察其態度似在觀望西德的態度，假若馬克再升值，日元亦將升值。浮動匯率終非久計，馬克升值為期當不在遠，那末，日元的升值恐亦不易避免。

最有興趣的莫如美國的態度。美元在歐洲市場的動搖，事關美元的信用，也是美國的責任。但是在西德停購美元之翌日，美國財政部長康納利(John B. Connally)宣稱，美國對於美元所造成的國際貨幣危機不計劃立刻採取任何行動，但願意合作以試行穩定當前情形。又說，美國政府將繼續執行其擴展經濟，克服失業，抑制膨脹的政策。目前的問題在於西歐利率高於美國，故造成短期資金大量流入歐洲，美國政府不願意為了消除美歐之間的利率差額而犧牲國內經濟復蘇的計劃。美國所採取唯一的措施就是繼續發行特別債券借回美元，使各國金融機構之持有歐洲美元者可以購買證券以賺取利息，而不必將其再投入國際金融市場，以致增加美元供應量。(註五)但據此後報導，為數也不多。

假如是美國財政當局有意壓低利息，驅使美元湧向西歐，迫使西歐各國升高幣值以利美國對西歐的貿易，並達到美國復蘇經濟之目的。那末，這一着可以說是高明而凌厲。即使不是出於有意，這形勢亦有利於美國之轉振其國際收支逆差。故此，有的經濟學家建議美政府採取「善意忽視」(Benign neglect)的態度，讓西歐自己去解決其貨幣問題。無怪乎西德聯邦銀行說，美國是向西歐「輸出其膨脹」。今後自由世界的經濟戰是否會愈演愈烈，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乙 幣制動搖的遠因和近因

國際貨幣制度的動搖決不是一時的失調現象，而是由於形勢基本的轉變。一九四四年不列頓山林會議時期，西歐國家不論是戰勝或戰敗國都在國力

國際貨幣制度面臨變革

極度凋敝之時，獨有美國的國力睥睨一時。當前的國際幣制是在這種情形下建立起來的。然而，戰後，當時的交戰國，不論戰勝國或戰敗國，都迅速的恢復元氣，並且創造發展的奇跡。反過來，美國則連年處於國際收支逆差之境，美元不斷流入國際市場，一方面成為美國的國際債務，並且吸引美國政府握有的黃金陸續外流，使美元失去支持力。五月十七日美國時代週刊的描述頗為生動：

「……從多方面看，美國被推舉負起全球性銀行家的任務，它所發行的貨幣(美元)，被其他國家作為付帳和儲蓄之用(官方儲備的形式)。但是，不幸，美國一貫的揮金如土的習慣，傾流出不為其友邦所需要的過多的貨幣，誠如某議員所說，約有四三三億美元『現在正全球遊蕩』。(按：目前已超過五百億)」

「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抽吸大量美元流入國際市場。所謂國際收支平衡，就是美國人和美國政府在海外支用，借貸和投資的總數對於從海外來源總收入之比。如果美國貨幣之流出於海外者超過海外之流入美國者，就造成赤字。在過去十年間有七年有赤字，而近來美國國際收支的逆差達到可驚的程度，去年逆差達一〇七億。據估計，今年第一季又已達五十五億。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如下：

「當美國的經濟力量和世界其餘部份的對比已經趨於衰退之際，其軍事任務還不斷增加。在一九六〇到七〇年間，每年海外軍事支出平均達二四〇億，而去年却達三四〇億，僅只越戰一項就流出約一五〇億美元。

「美國的旅遊客在海外的支出和五角大廈一樣多。戰後旅遊支出本不為多，但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年有增加。可得到的最晚近一年的數字是一九六九年的，計支用於國外達三十四億。

「美國工業發展海外業務也外流大量貨幣。美國資金外流於世界各地的淨額，從一九六〇到六四每年平均為四十五億，一九七〇年增加為六十四億，其中有三十九億投資於在國外的廠場和設備，其餘則為美國人購買外國股票，以及美國銀行對外國人的短期貸款。

「美國買更多的西德佛斯瓦根汽車，日本的豐田汽車和新力電視機。美國輸出的商品和勞務雖仍多過所輸入的，但是，貿易的盈餘逐漸萎

縮，已不足以彌補海外軍事、旅遊和公司投資的支出。非比往昔。一九六四年的出超是八十五億，一九六九年則降為十九億。一九七〇年的出超升至三十六億，但實際不如表明之可喜。輸出增加有限，只因為連年的經濟衰退，輸入更為減少而已。這表示美國的工業失去其競爭能力。

「總之，美國一直在海外支出、投資和用兵，有如其經濟力量之優勢仍如戰後時期。多年來，友邦相信美國所確言必能控制收支的赤字，但美國始終未能做到，以致使友邦懷疑美國經濟行為之是否負責，轉而不信賴美元的價值。」

如上所述，美國海外支出增加而出超減少，演為連年國際收支逆差。當戰後時期，美國諾克斯堡 (Fort Knox) 儲藏有全世界黃金五十六%，到一九六〇年仍值二二八億，但是到今天已經不及一一〇億美元。現在僅僅西德一國已擁有美元二〇〇億，足以兌盡美國所有的黃金而有餘。據五月十日美國每週新聞所列數字，一九六〇年，流於國外的美元不過五十億，一九七〇年底則已達四七〇億以上（較時代週刊所列為多），再到今年四月，一般都說已達五〇〇億，被稱為「不需要的貨幣」。加以一九六八年三月採取黃金兩價政策以後，民間看來，美元已成爲不兌現紙幣。理論上，各國政府雖然可以持美元向美國購買黃金，但是，假若真的「擠兌」則可能遭到美國的拒絕，並且徒然使各國所握有美元成爲廢紙或「呆帳」，造成國際金融與貿易的大混亂而已，對各國並沒有好處。現在流於海外的美元，其唯一的支持力量就是美的輸出，只有美國的收支順差才能够將美元吸收回去。

全球在紛紛討論外流美元的問題。流落於美國以外的美元，統稱爲「歐洲美元」。目前在國際金融市場中作祟的就是這些「歐洲美元」。它成爲各國貨幣之外的另一種貨幣。當一個國家銀根緊縮的時候，或利息較高的時候，工商界就可以到國際金融市場去借歐洲美元，向其本國中央銀行兌換本國貨幣，該國中央銀行將所收購美元又存於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或倫敦市場生利息。例如，西德自今年初以來爲反膨脹而提高利率，西德工商業者乃向巴塞爾或倫敦去借美元，到聯邦銀行兌成馬克，聯邦銀行再將美元存於巴塞爾或倫敦，這筆錢又可以被義大利或日本借去，如此循環不已，使原已過多被認爲不需要的歐洲美元，透過金融系統的創造，脹大數倍。那一國利息高，就向那一國流湧，歐洲美元所到之處，經兌換爲本地貨幣以後，當地的貨幣供應

量勢必大爲增加，造成膨脹。各國爲反膨脹而採取提高利率的政策，結果招致歐洲美元流入，相反的造成膨脹的後果。此所以，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史瓦濟建議，各國爲了反膨脹，最好不要採取貨幣政策，而採取財政政策，因爲緊縮銀根會誘致歐洲美元的流入，使緊縮政策終歸無效。這就是歐洲美元的特性。

一九六九年中期中美國開始收縮銀根，美國工商界在國內無法週轉，設法向西歐調回歐洲美元。一九七〇年，美國經濟衰退，工商界利潤降低，股票猛跌，外國人在美國原有投資的，紛紛拋出證券，撤回資金，使歐洲美元流回西歐。今年初，美國爲刺激繁榮，採取貨幣政策，放低利率；而西歐恰恰相反，爲反膨脹而提高利率，歐美之間相差一厘到兩厘不等，於是，美元大量流向西歐賺取高利息。西德工商界因爲本國銀行放款利息高，也紛紛向歐洲美元市場貸入大筆資金換成馬克。

西德雖於一九六九年十月間將馬克升值，其貿易出超仍繼續擴大，使其商品供給減少而貨幣供應增加，造成經濟膨脹。現在又面臨這一幕金融上的浪潮，流入美元換成馬克以後，也不免有一部份流入市場更加刺激物價。國際間有一批金融投機家，專門從各國利率的差別，在比價的變動上找利益，西歐許多商廠，其中有不少是美國廠商，手頭經常掌握各國的貨幣，以敏銳的觸覺追求較高的利率，牟利於貨幣比價的變動。他們在一九六九年十月投機於馬克升值，確乎獲利不少，現在又認定馬克必須再度升值，所以紛紛將美元移入西德，換成馬克，等候升值。加以，五月三日，具有影響力的西德研究機構提出浮動匯率的建議，官方也有類似的暗示，這才造成四日流入美元八億，五日上午四十分鐘內流入十億的紀錄。果然不錯，西德於十日起實行對美元浮動匯率，浮動匯率就是馬克價值的升高。據十日波昂電訊，當天美元已由一比三·六三跌到一比三·五二五。投機家已經獲得實利了。

丙 維護舊貨幣制度的問題

美元作爲國際貨幣，假使美元無限制外流，就等於銀行濫發鈔票和信用，世界金融系統自必紊亂。美國庫存黃金既然不足以作爲美元的準備，那末，唯一能够穩定美元的力量只有靠美國國際收支的平衡，使美元不再外流。

對於這一要求，美國各界無不瞭解，至於如何達到收支平衡的問題，美國顯然沒有把握。克利斯教授（Eugene S. Klise）在其一九六九所出版「貨幣與銀行」第四版第三十一章中討論到這一問題時，曾經說：

「……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可以而且必須予以消滅。達此目的，一部份要靠我們自己的政策，一部份要靠國外情形的發展」。他舉出五點解決的途徑如下：

「①越南戰事一旦結束，收支的地位可以大為改善。

「②歐洲國家對於援助低度開發國家要分擔較大的責任，美國的國
際收支赤字即可減少。

「③其他國家如能在共同防衛方面多負擔一部份支出，則美國的國
際收支赤字即可減少。

「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年內，有些歐洲國家的工資和物價甚
少增加。假如他們的工資和物價增加得快些，美國的收支逆差便可減少
。

「⑤長期的收支盈餘是不需要的，一如長期逆差之不需要。每年都
增加黃金外匯儲備的國家是犧牲其國民的生活水準（只要少輸出多輸入
消費財便可以提高生活水準），或犧牲其資本形成或經濟成長率（只要
減少輸出而多輸入生產財便可以促進成長率）。因此，為了盈餘國家和
赤字國家兩方面的最大利益，需要兩方面互相調整順逆的關係。」

以上所列五點，都是將美國轉捩收支逆差的希望寄託於外在的因素。換
句話說，假使敵國不減輕其對於美國的挑釁，假使友邦不多分擔美國的支出
，或其他國家不限制輸出，不升高幣值，不徵收出口稅以利美國之增加出超
，美國自己就計無從出了。

美國果真無法靠自己力量以扭轉逆勢麼？可以說，「是不為也，非不能
也。」不論其他國家是否犧牲其生活水準，至少是美國的支用超過了生產。

第一，美國人民酷嗜旅遊，乘飛機赴西歐者絡繹不絕，乘客排隊候機如候公
共汽車，每年僅旅遊一項支出即達三十餘億美元，辛苦經營所獲少量出超僅
足以彌補旅遊支出的半數。第二，美國對國外尤其對西歐投資數量甚大，亦
為美元外流的主要項目，依理，對外投資所獲利潤如匯回美國就會有盈餘，
無奈，美國人多羨慕西歐生活，每每不將資產移回本國，並且資金也流向稅

負最輕的庇蔭所，所以海外投資雖多，無補於國際收支之逆勢。前任詹森總
統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宣告採取保衛美元措施時，就曾將減少對外旅遊與
投資列為兩個重要項目。第三，打擊美國國際收支最為嚴重的還是罷工和工
資增長超過生產力增長的問題。因為大企業的罷工，每每人數達數十萬，時
間達數十天，直接犧牲勞動力，打擊生產量；其後果則是工資率的增長超過
生產力，因而造成經濟膨脹，物價上漲的結果，工人的真實所得並沒有增加
，只是使美國產品不論在國外或國內市場都不足以和其他國家競爭。誠如財
政部長康納利所說，美國對外貿易分為四類，第一類的農產品，第二類的燃
料和原料以及第三類的低級工業產品的對外貿易都處於不能競爭的逆差之境
，只靠第四類的高度技術工業產品盈餘年九十億以彌補其他方面的損失而稍
有出超。出超數字之微薄不足以補償各方面的國外支出。

由此可知，轉捩收支逆差之勢，其關鍵仍然操在美國手裏。不過，美國
個人主義的風氣日甚一日，個人主義發展到極端，就只知道有自己，不知有國
家。與其說其他國家犧牲生活水準，毋寧說，美國過份提高生活的物質水準
。僅工潮和聯合獨佔二事就可以致美國於死命。無論美國以及世界的經濟
學家，沒有不主張美國採取「所得政策」以限制工資和物價，政府也未嘗不
贊成，然而扞隔難行，就只因爲總統和國會雖有權，而選民的權更大。政府
只有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方面作揚湯止沸的工作。

求諸己似有所不能，克利斯所提五點方針甘脆將求諸己的途徑隻字不提
而一味求之於國外，是不願開罪於讀者呢？還是慨然於求己的途徑走不通呢
？四月下旬，康納利在華盛頓郵報午餐會上講演說，假使盟國不能在貿易上
公平對待美國，美國將不能長此以往爲盟國提供軍事、政治和經濟的「雨傘
」。歐洲共同市場和中東北非國家建立貿易互惠的關係而排擠美國，還要說
是「家務問題」，果真如此，美國甘脆調回第六艦隊讓六國自行負擔其防務
好了！他又說，他曾向尼克森總統談論這方面的問題，深獲尼克森的讚許，
他以民主黨黨員而被任命爲共和黨政府的財政部長，就是爲了要執行此一政
策。憤激之情溢於言詞。由此可知，美國政府至少對於「內求諸己」的途徑
已經沒有把握，所以寄望於盟邦的協助。經濟的路走不通，不惜施政治的壓力
。最近，曼斯菲爾之所以主張將駐歐美軍由三十萬人減少爲十五萬，似亦與
這種觀念有關。殊不知，蘇俄政策在離間美歐，美國如要撤減駐歐軍力，正

符蘇俄的宿願，所以當曼斯菲爾的主張剛一提出，蘇俄立即報以互相撤減駐軍的建議，只要美國願意從歐洲退出或多或少，都是蘇俄所臥寐以求的目的，對於西方的團結損害太大。因此，要從政治方面施壓力換取西歐在經濟上的讓步，也是走不通的路。

再從事實觀察，尼克森挽回收支逆差的措施已非不積極。越戰軍費，據尼克森年初國情咨文所報，已由一九六九年度的一九〇億美元的最高峯，減為一九七〇年度的一二〇億。海外軍事基地已大量裁撤。對外軍經援助也已力事緊縮。然而，今年第一季的收支逆差竟達五十五億美元，較上季第四季還多出二億。對於這種嚴重現象，聯邦儲備監理會主席柏恩斯 (Arthur F. Burns) 向參院委員會作證中說：「美國公司海外投資之匯款回國已經加速。越南繼續撤軍減少軍費的外流。大量短期資金的外流也已成爲過去。因此，「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未來的國際收支情況值得悲觀。」三月十七日財長康納利向參院委員會說明美元危機的原因：近年來主要的原因是，在越南的大量支出。去年以來國外利率較高而美國則減低利率以刺激工商業。此外，膨脹也是一個大因素。成本的提高使美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減低，因之使美國傳統的貿易盈餘越於萎縮。至於如何消除收支赤字，康納利就認爲：要抑低勞動成本的上漲並且從速恢復物價穩定。(註六)

五月二十一日，美國預算局局長史爾茲 (George P. Schultz) 對國會說：「我們要改變我們聖誕老人的姿態，回復到昔日善於討價還價的『美國人貿易』(Yankee trade)。」美國生意人就是要透過公平和公開的競爭而擴展貿易」。公平，坦誠的行動較諸自私的、損人利己的作風，雙方可以同蒙其利。」(註七)美國商業部長史坦斯 (Stans) 於五月二十日在記者會上說：「我們須採行積極進取的立場，加強我們的努力，擴大美國外銷。因爲我們一直是世界的主要經濟大國，所以我們一直是寬容待人。我們已經喪失我們一度擁有的優勢，我們經不住再軟弱下去。」「我們必須提供更多的出口信用貸款，更多的稅捐獎勵辦法，使美國產品更具競爭力。」又說：「無疑的，勞動成本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輸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美國在技術進步方面佔了便宜。我們須使我們的技術不斷進步。」(註八)在前後不到一週中間，美國政府與財經有關各部會局的首長都發表要旨相同的談話，由此可以見及美國政府當前挽救收支逆差的首要措施是發展貿易，擴大出超

以茲彌補其他國外支出。而擴展貿易的方向有二：一是要求西歐和日本的協助，二則亦顧及內部的穩定工資，降低成本。

我們根據許多理由，可以認爲美國政府控制工資和物價，成功的公算不大。而其所寄望於貿易對手的讓步，例如昇高幣值，消除關稅和非關稅障礙，也都不容易獲得實際效果。即使獲得點滴效果，也很容易被工潮和工資率超過生產力增長的壓力所抵消。

假使美國無力挽回其收支逆差，則美元外流的情勢不可遏阻，而自由世界尤其是西歐，將無法容納日益增多的「不受歡迎的」美元。外流的美元就是美國的外債，各國恐難長此容忍美國不經過洽商，不需要手續而且償還無期的這種方式的借債。各國之所以不能拒收美元並非尊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規定，只是不能輕率擾亂現行國際幣制，打擊國際經濟關係而已。據日本經濟新聞五月中旬透露，法國曾經提出提高金價的主張已獲得不少國家的同意。(註九)西德也有壓低美元兌價而拋售美元之說。這些都不是維護美元幣信之舉。美國求助國外之舉，誠恐會落空。

丁 國際幣制變革的趨向

國際間的收支理應有一種共同貨幣，由共同的機構統一其發行和管理。

假如由某一國家的貨幣代行國際貨幣的任務，勢必使其任務繁複矛盾，互相牽累。由於美元兼負國際貨幣的任務使美國維護美元幣信的負擔加重，如不能以黃金支持就必須以貿易力量支持，並且由於美元爲世界所普遍接受，才會無限制的外流，成爲難以負荷的國際債務。反過來，由於國際貨幣是美國貨幣，國際貨幣的幣值和幣信靠美國經濟力量的支持，美國經濟一旦軟弱，國際間便失去堅強的代價價值，作爲交換之可靠的穩定的媒介。美元的發行，美元信用的膨脹又不受國際共同的管理。因此，現行的國際貨幣制度，自不能認爲健全。一九四四年，不列顛山林肯會議中，原來有人提議，建立國際共同貨幣，那時只因美國的國際地位莫可京比，具有充分的發言權，所以才定美國具國際貨幣性質，這個制度實行到今天已經二十七年，國際經濟和金融條件已經發生根本上的改變。所以連美國時代週刊都稱其爲過時的制度。

到今天，改革的方針還沒有成熟的意見，更談不上定論。

有些貨幣專家主張採取三點辦法：①各國之間的兌率，准其有較大的波動彈性，由供求關係加以決定。（國際貨幣基金會原定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兌漲落各不得超過百分之一，改變以後准其在漲落各百分之五以內自由變動。）②私人資金在國與國之間移轉，施以較嚴格之管制。③國際間對於避免貨幣危機應當從事更積極的合作。（註十）這個意見實在有許多難以執行之處。首先，各國貨幣的兌換率的變動如果幅度過大，勢必使國際貿易關係，金融週轉和債務關係受到阻礙。投機家也將更爲猖獗，過去是趁波動之機以牟利，可能進而製造波動以牟利。其次，各國在貨幣問題上，利害關係每每相矛盾，難期通力合作。例如，此次美元危機，假若美國肯提高利率，吸引美元回國，問題就不會發生，但是，美國堅決不採這種措施，就是因爲利害異勢。

現在，顯然，歐洲共同市場各國，尤其是德、法兩國已不甘於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繼續享受霸權。六國已經決定建立統一幣制，由現在開始籌備，預期到一九八〇年完成。這次貨幣危機可能促使共同市場加速其建立統一幣制的計劃。五月二十日，希斯和龐畢度會談，已奠定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基礎，加以愛爾蘭、丹麥和挪威的參加，共同市場增爲十國，人口超過兩億，經濟力量龐大。兼以，原有英鎊集團國家力量的結合。其統合力量殊不在美國之下。因此，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另一種國際貨幣的出現以與美元相抗衡，實極爲可能。即在現行幣制中，英鎊亦具有國際貨幣的地位，只因英國經濟力量薄弱，故此僅流通英鎊集團之內而已。國際貨幣原非限於一種。

許多人認爲，美國現在已經無力來修補貨幣制度的缺點。貨幣危機中最重要、最難的課題，無論就金融以及政治和軍事各方面說，美國在非共產世界中的不可挑戰的優越地位已成過去。這種情形的發展，其順理成章的結論就是要重新釐定貨幣結構以適應現實。歐洲人持此論調者甚多，英國曾任財相的加拉罕（James Callaghan）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五月中旬曾經主張召開第二不列顛山林會議，「從事建立一個新的制度」。新的不列顛會議可以調整幾個主要國家貨幣的比價，可以放寬各種貨幣之間比價的變動率。更重要的，這個會議可以修訂章程，使其他的貨幣能够出而分担美元的過重負擔，成爲另一種作爲儲備或償付債務的工具。耶魯大學的特里芬（Robert Triffin）教授是一位貨幣問題專家，他說：只有當國際貨幣制度陷入危機，才有改革的可能；現在國際貨幣制度的危機已經發生，是改革的時候了。假如五月上

旬那樣混亂的情形延長下去或重演，將嚴重危害國際的穩定。現行的貨幣制度，許多年來爲全球的經濟已經善盡其任務，並且對於戰後世界貿易的發展也盡了促進的助力。但是，金融制度和其他事物一樣，假使要健全的存在，只有隨着它週圍的世界來演變。（註十一）

總之，美國還沒有跡象能够挽回國際收支逆差之勢，那麼美國就沒有穩定美元的力量。舊的幣制既難維護，自不能不有所變革。更何況實力日益充沛的一些國家並不樂見美元獨佔國際金融市場形勢之持續。所以變革之局似已不免，只是如何改變尚有待於研討、折衝與準備而已。

註一：見一九七一年五月六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註二：參考五月四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註三：見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Newsweek.”

註四：見五月十及十二兩日之“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註五：見五月七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註六：見五月三十一日“U. S. Report And World News”週刊所載：“Plight of the Dollar: Now Another Setback”一文。

註七：見“China News”刊載美聯社五月二十二日華盛頓電。

註八：見五月二十二日經濟日報刊載合衆國際社二十一日洛杉磯電。

註九：見五月二十日經濟日報載東京航訊。

註十：見五月十二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註十一：見五月十七日“Time”週刊。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印行

歷史寫下了答案

——「共產黨宣言」一二〇年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尹慶耀